

Research of Memory Them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Tempest*

Sitong Li

Department of English, School of Art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Shakespeare's last play *The Tempest* is one of his most famous plays. Many postcolonial critics have interpreted and rewritten the play extensively to illustrate the power dynamics between Prospero, the colonizer, and Ariel and Caliban, the coloniz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tarting from the memory theme of the original work,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how Prospero controls the memory of other characters to dominate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such as selectively emphasizing his importance in Miranda's growth process and saving Ariel, and attempting to instill hierarchical discourse between colonizers and colonized individuals into Caliban through hegemonic language.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explains how Prospero tampered with memory narratives to create an ideal identity, as well as Caliban's efforts to write his own identity in the struggle for memory narratives.

Keywords

The Tempest; memory; identity; postcolonialism

《暴风雨》中的记忆主题与身份建构研究

李思潼

香港大学文学院英语系, 中国·香港 999077

摘要

莎士比亚的晚年剧作《暴风雨》是其最著名的戏剧之一。许多后殖民评论家对这部剧作进行了大量解读和改写, 从不同角度阐述殖民者普洛斯帕罗和被殖民者爱丽儿、卡力班之间的权力动态。论文从原著的记忆主题出发, 阐述普洛斯帕罗如何通过控制其他人物的记忆主导他们的身份建构, 如选择性地强调自己在米兰达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对爱丽儿的拯救, 并试图通过霸权语言向卡力班灌输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等级话语。此外, 论文还阐释了普洛斯帕罗如何篡改记忆叙述创造理想身份, 以及卡力班在争夺记忆叙述权时书写自我身份的努力。

关键词

《暴风雨》; 记忆; 身份建构; 后殖民

1 引言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巨作, 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普洛斯帕罗 (Prospero) 的一次由复仇引发的传奇经历。普洛斯帕罗被放逐荒岛的经历使“记忆”这一主题成为故事的叙事动力之一, 在屈辱的回忆驱使下, 他用魔法掀起大浪惩罚了篡位者和帮凶, 最终重返故土米兰。论文探讨了个体记忆与身份的关系, 揭示剧中角色对记忆的选择和控制影响着他们的身份建构。

2 普洛斯帕罗的操纵: 记忆选择与权力动态

《暴风雨》原著中的主要复仇剧情是从普洛斯帕罗讲述十年前的回忆展开的, 因此, 剧中的许多情节和对话表明本剧具有深刻的回顾性质。许多研究者都对本剧中有关记忆

的主题十分关注。例如, 特里布尔 (Tribble) 引导读者关注记忆中控制与无序之间的紧张关系, 特别是涉及有关他者的斗争时^[1]; 威尔金森 (Wilkinson) 讨论了剧中的“帝国记忆技术”^[2]; 威廉 (Williams) 指出, 对过去的创造性和选择性理解使普洛斯帕罗对其个人历史有一种控制感^[3]。早期关于普洛斯帕罗记忆的研究引导读者将视角转向了其他人物的回忆, 因为对人物记忆的回溯便于读者“参与叙述并重现过去的行为”^[4]。长期以来, 心理学家一直在探索人类记忆和个人身份认同的联系, 威尔森 (Wilson) 和罗斯 (Ross) 用实验和数据论证了“我们的记忆是什么样, 我们就会是什么样”^[5], 类似的理论为审视角色的身份建构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此, 论文将探讨《暴风雨》中, 普洛斯帕罗对不同角色的记忆控制是如何影响角色的身份建构的。

2.1 赋予米兰达身份

作为记忆的操纵者, 普洛斯帕罗控制记忆成为控制他人身份的重要工具。当女儿米兰达 (Miranda) 追问自己的

【作者简介】李思潼 (2001-), 女, 中国山西太原人, 在读硕士, 从事英语研究。

身份时，他总是用“等着，时机还未到”^[6]来推脱，导致他的女儿持续被困在不完整的记忆中，难以找寻自己的真实身份。十年前，普洛斯帕罗和公主米兰达一起被驱逐出米兰，然而当时的米兰达还非常年幼，对他们的经历只有非常模糊的记忆，这无疑给了普洛斯帕罗可乘之机，他利用女儿的信任和无知隐瞒她的身世。而当复仇的机会来临，当普洛斯帕罗需要让米兰达以米兰公爵女儿的身份参与到计划中来时，当他需要设计将“米兰的公主”与“那不勒斯的王子”结为夫妇时，他才终于肯将她的身世和盘托出。但阐述米兰达的过去并不意味着将构建自我身份的权力让渡给她，与之相反，普洛斯帕罗作为她记忆唯一的、权威的持有者，他将回顾和解释的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叙述中。例如，他反复确认米兰达在聆听时是否集中注意力：“你坐着别动。”“你是听着我说吗？”^[6]很显然，在普洛斯帕罗抚养女儿长大的过程中，虽然米兰达与她共同经历了这段幼时回忆，但普洛斯帕罗始终在强调这段共同记忆中他自己的存在，并通过密切跟进米兰达的在聆听时候的反馈来确保他在叙述中的主体性。

2.2 控制爱丽儿身份

相似地，普洛斯帕罗也对爱丽儿（Ariel）的回忆掌握着相同的控制权。尽管他已经确认爱丽儿并没有忘记他的拯救，他仍然强硬地告诉爱丽儿“我必须每月一次重述一遍你忘记了的情形”^[6]。与重现米兰达的回忆时一样，普洛斯帕罗在复述爱丽儿的回忆时也主导着对话，他引导爱丽儿回忆他是如何将爱丽儿从西考拉克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对此，爱丽儿的回答都很简短且顺从：“是的，先生。”“我感谢你，主人。”^[6]这一番说教式的问答是对两人角色身份的固化，像是一次审讯，但每一个问题都有固定的回答。对回忆叙事权的让渡实际上反映的是对构建自主身份的放弃，普洛斯帕罗完全接管了爱丽儿的身份，决断着爱丽儿能否自由和作为他仆从的种种义务，展现了主仆二人的权力动态。正如威廉所说：“如果普洛斯帕罗要控制他的臣民，就必须主宰他们的历史。”^[3]作为过往经历的叙述者，普洛斯帕罗将爱丽儿困在他构建的对其个人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中，也依此控制了爱丽儿的个人历史，以保证其作为仆从的身份的不可动摇性。

2.3 塑造自我理想身份

除了用记忆影响他人的身份建构，普洛斯帕罗也同样在重述记忆时修正自我认知。在回忆自己身为米兰公爵时的统治和被篡位者安图尼欧（Antonio）背叛的叙述中，普洛斯帕罗也完成了不同阶段的自我身份塑造。仔细研读普洛斯帕罗的回忆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他在通过改编回忆来建构自己理想的身份。例如，他夸耀过自己多么深得民众爱戴，但他实际上因为沉迷研究魔法，每天在书房里闭门不出，无心处理国事，这一点都不像他自称的贤明称职、受百姓尊重的公爵形象。相比之下，他厌恶的所谓“奸诈的弟弟”安图尼

欧反而能合理地任用官员，料理国事，显得更符合米兰公爵的身份。另外，普洛斯帕罗自称对土地没有占有的欲望，因为觉得自己的书房已经足够大。但实际上，他长时间占据着卡力班的岛屿，统治着岛上的万物，岛上的所有资源都由他调用，所有精灵都听他差遣。由此可见，这种主观陈述和现实之间的对照正表明他可能在叙述记忆时一定程度上虚构了理想化的自我身份。他对安图尼欧的讥讽仿佛也暗示着自己的行为：“记忆错误的人说了与事实不符的话，因为屡次三番地说，把自己的谎语也认为是真实的了。”^[6]普洛斯帕罗回忆中的自我并不是他真实的身份，而更像是通过重复和强调虚假的记忆为自己构建的理想身份。

3 卡力班的斗争：记忆主权与身份构建

3.1 坚持自我的记忆权威

与普洛斯帕罗相对应的是同样拥有记忆权威的卡力班（Caliban），他对记忆的坚持导致了自身身份和普洛斯帕罗代表的主流话语的巨大冲突。不同于由普洛斯帕罗赋予记忆的米兰达和被控制记忆的爱丽儿，卡力班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在普洛斯帕罗父女来到岛上之前，卡力班才是这个岛的王。他对自己和岛的溯源都很明确，因为他既说得清母亲西考拉克斯的过往，也记得最初他如何把岛上的资源指给普洛斯帕罗看。因此，当普洛斯帕罗再次试图控制他的记忆时——当他批判卡力班的罪行并诋毁西考拉克斯，企图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时，遭到了卡力班的强烈抵抗。卡力班追溯自己对岛屿的所有权，用自己母亲的强大魔法驳斥普洛斯帕罗的恶语，挫败了其篡改卡力班记忆的尝试。因此，普洛斯帕罗恼羞成怒，他没能像控制米兰达和爱丽儿的记忆那样完全掌控卡力班，便把他排除为异类、怪物、非人的他者。这也间接承认了卡力班的身份，他不再是由别人定义的个体，而是成为他自己。

3.2 等级话语影响身份认知

在重述记忆时，卡力班提到他学会了普洛斯帕罗的语言。这可能是他建构自己身份的错误尝试，因为他很快就会发现，用相同的语言取悦普洛斯帕罗和米兰达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学会了英语，卡力班也没能融入他们的群体，而是仍旧被当成他们的奴仆。因此，他选择用英语咒骂他们，因而被普洛斯帕罗归咎于野蛮人的劣根性。殖民活动中，语言常常扮演霸权角色，成为殖民者对殖民地施加控制的工具^[7]。但从书中卡力班与其他人的对话不难看出，他使用语言并非只用于诅咒。相反，他不仅能讲述美妙的梦境、描述动人的声音，还能向素未谋面的人类——斯蒂番诺和特林枯萎表达自己的心情，甚至完整地阐述自己的消灭普洛斯帕罗的构想。依此看来，卡力班面对普洛斯帕罗时的咒骂或许只是一种反叛，因为他意识到自己面对普洛斯帕罗和米兰达时的他者身份，他明白自己永远不会被接纳。因此，卡力班不愿再模仿他们，更不愿将自己的身份构建依赖于殖民者的命令和肯定。

通过传授语言，普洛斯帕罗企图把殖民文化的认知方式赋予卡力班。例如，他教会卡力班“主人”和“服从”的意义，也让他能听懂“奴仆”“奴隶”的称呼，潜移默化地将殖民地的等级制度移植进卡力班的记忆。普洛斯帕罗经常将卡力班与下等的、非人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意在强调他自己和卡力班的种族差异和权力关系，显示自己统治的权威性。卡力班被差异性的和极富等级色彩的语言边缘化为他者，类似的话语构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二分法。殖民者的等级话语在卡力班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影响了他的自我身份。例如，他渴望与斯蒂芬诺联手推翻普洛斯帕罗的统治，却还无法摆脱被殖民者灌输的下位者思想，而是要将斯蒂芬诺奉为新主人。这反映了普洛斯帕罗长达十年的殖民统治对卡力班的记忆和个人身份定位的影响，尽管他的斗争目标是推翻普洛斯帕罗的统治，但身为奴隶的记忆让他无法找回最初野性的、自由的自我，始终被困在记忆赋予的奴隶身份中。

3.3 岛屿与身份之源

卡力班的记忆始终鼓动着他去争夺属于自己的岛屿主权，为此，他一直与他的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斯蒂芬诺上岛后，卡力班如数家珍般地向他介绍岛上的资源：“容我带你去到生山查子的地方去；我用我的长指甲给你挖落花生；引你找喜鹊巢，并且教你怎样捉那矫捷的小猴子……”^[6]普洛斯帕罗眼中的荒岛，是卡力班的充满宝藏的故乡，他的全部记忆都来源于此。被他人掌控的岛屿变成了失落的家园，但这里仍旧是卡力班身份的起源之地。在这里，卡力班不必学会外来的语言，也不会听懂别人称呼他“怪物”，承受审视异类的目光，保持与岛的联系让卡力班能“重回他的过去，以便在当下得到认可”^[3]。因此，无论是他怂恿新主人斯蒂芬诺除掉普洛斯帕罗，还是喝醉后高唱自由万岁之歌，都是卡力班在当下解构自己异类身份的尝试。只要他坚持对自己记忆的所有权，就可以以此挑战普洛斯帕罗，虽然他持续被

代表主流话语的、强大的普洛斯帕罗所压迫，但卡力班始终在探索夺回岛屿主权的方法，也是找到自己身份之源、记忆之始的实践。

4 结论

论文探讨了《暴风雨》中人物记忆和其身份建构之间的联系。不同人物对自身记忆的掌握情况展示出，掌握了记忆的主权就是掌握了历史中的自我，能够对当下的自我身份完善起一定的指导作用。正如普洛斯帕罗对自己的记忆叙述进行任意改编，在塑造理想身份的同时也对过往有所反思，比如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自己疏于政务。相反，米兰达和爱丽儿在自身记忆叙事中的弱话语权导致了被支配的身份，不能掌控自己的记忆即标志着独立的身份建构的失败。同时也要注意，对记忆的完全呈现并不意味着身份构建的绝对自由，正如处于他者语境的卡力班。但他挑战普洛斯帕罗统治的记忆话语权展现了非同寻常的颠覆性，相信他终究会在众人离去后的小岛找回野性的自己。

参考文献

- [1] Tribble, Evelyn. "The Dark Backward and Abyss of Time": the Tempest and Memory[J]. *College Literature*, 2006,33(1):151-168.
- [2] Wilkinson Jane. Remembering The Tempest[M]. Rome: Bolzoni, 1999.
- [3] Williams, Rhian. Anxious Memories in The Tempest[J]. *Postgraduate English: A Journal and Forum for Postgraduates in English*,2001(3):1-21.
- [4] Orgel, Stephen. Introduction. In *The Tempest*[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 Wilson, Anne, Michael Ross. The Identity Func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ime Is on Our Side[J]. *Memory (Hove)*, 2003(11):137-149.
- [6] 威廉·莎士比亚.暴风雨[M].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 [7] 刘岩.地缘政治中的卡列班[J].*社会科学研究*,2016(6):10-16.